



从油灯到全家电器

云南昆明 汤云明

小时候，电力供应不稳定，经常停电，再加上为了节约电费，家里总是煤油灯和电灯并用。那时，手电筒和收音机基本就算家里的“电器”了。为了节省电费，母亲总是只用15瓦或25瓦的灯泡，有时还用只有几瓦的灯泡，很是昏暗，我就是在这微弱电灯光和煤油灯下读书和做作业。看到街坊有的人家里用上了洁白光亮的日光灯，非常羡慕。不巧我们弟兄三人长大后都成了近视眼，母亲有些自责，说肯定和小时候节约用电有关。

后来，条件好些了，家里逐渐增添了电视机、洗衣机、收录机，也用上了日光灯、台灯、节能灯。再后来，电熨斗、电炒锅、电饭锅、电吹风、烤火器、榨汁机、手机、豆浆机等进入了家庭。现如今，就连剃须刀、自行车、汽车也是电动的。每天上班，就是坐在电脑前，网络、打印机、碎纸机等统统要电，要是哪一天突然停电了，也就是大家的工间休息时间了。可以说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，越来越一刻也离不开电了。

其实，我所出生的小城因为当地就有中国第一座水电站——石龙坝水电站，所以还算是很早就用上电的。父亲是一名电力外线工，每当谈论起那些过往，他总是很自豪。他年轻时，足迹遍布整个滇南地区的很多个县乡，为工厂和千家万户接来了电力。听他说，那时候，电力还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工作，去到哪里，当地都会腾出学校宿舍或政府机关大院让他们住宿，还会派出民工帮他们运送电杆、铁塔、电缆等物资，要是需要在夜里巡

检或抢修线路，还会派出解放军作为保护，主要是防止野兽的攻击。

当以后的人再把水力、风力、潮汐、光伏、原子能等运用到发电上，电就和我们的生产、生活越来越紧密了。在蒸汽机和电力发明以前的几千年，人类的进步非常缓慢，自从电力发明并广泛应用以来，不到200年的时间，它就改变了世界，提升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。用日新月异、一日千里来形容当下的社会进步速度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一开始，电是用煤炭，甚至木柴来生产，后来才逐渐用上了水力和风力等清洁能源、可循环资源。然而，当我们的生活从几盏电灯发展到满目电器，甚至到离不开电，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怎样节约用电，低碳生活了。

我想，电与广大百姓生活、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，靠近电，用好电，让电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是发展电力生产的初衷和目的吧。

紫蓬山的秋

安徽合肥 孙先文

紫蓬山的银杏树叶璀璨；大堰湾水库水波澹澹，雁阵惊寒。西庐寺的钟声越过那片麻栎林，带着秋的况味，在耳畔回响。秋天的钟声显得悠远绵长，似乎可以穿山越岭一般，渗入心田，给人以惊醒和沉静力量。

无论你是跋涉在山峦和沟壑间还是独坐幽篁之中，山林过滤后的钟声都显得那样清澈明亮，余音袅袅。钟声一扫你心里的阴霾，让你觉得天高地阔，神清气爽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老杜的诗情在“碧霄”之上，我的诗情在紫蓬山的山水之间。

紫蓬山的秋天在紫蓬湾流光溢彩。紫蓬湾——紫蓬山北坡和大堰湾水库南岸的接合地带。水岸曲曲折折，弯成了依山临水的山湖相拥的“竹西佳处”。春天和夏天山坡上绿树成荫，湾里水草丰美。秋天这里更是色彩斑斓，活色生香。这里湖山对望，远离尘嚣，宁静祥和，宛如世外桃源。从这里远望紫蓬山，层林尽染，柔和的山坡像少妇拖着的艳丽裙裾，飘曳拂地，娇美动人。

别墅区里白墙黛瓦隐映在绿树丛林之中，好像为裙裾作了漂亮的点缀，煞是好看。大堰湾水库浅滩地带的苇草，依旧青葱茂密，一簇簇苇草，不择地势，拼命地生长。

紫蓬湾里，我有一方农家小院。秋天款款走入我的院子。“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”是我的奢望，秋的驻脚让奢望贴近了现实。院子在秋光里生机勃勃。白浪浪的枣子挤挤挨挨，挂满枝头；石榴羞红了脸，低眉不语；菜畦里朝天椒昂首望天，笑傲江湖；秋葵的花在宽大的叶子下清丽温婉如仙子般，绽放着美丽的梦想。一只珍珠斑鸠轻车熟路般落在院

子里，款款而行，俨然在自家场院里漫步，院子的树上还留下它养育子女后废弃的巢。

每个国人心中都有个院子情结。我的农家小院，有田园牧歌式的自然野趣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紫蓬湾和我的农家小院的秋天是零碎的，孤立的。最有秋的意境还是紫蓬山那片麻栎林。

紫蓬山那片麻栎林，从仙女湖边一路长到山巅，苍翠挺拔，直干云天，占据了整个山坡。秋风劲吹，密密匝匝麻栎林，成了不透风的墙，树林里听到林外沙沙作响，林子里却感觉不到一丝风的影子。沿着仙女湖拾阶而上，穿越那片麻栎林，你会感觉秋凉袭来，秋意浓浓。一条山溪和石阶平行而上，一线溪流悄无声息地流向山下，直走仙女湖。溪流如此默无声息，似乎怕打扰了这片密林的幽静。松鼠跳跃在落叶间，欢快地忙碌着。那些在麻栎林夹缝中生长的枫树、松树、橡树，或弯腰曲背，或形容枯槁，或冲出包围，迎接天光。让人称奇的是一些藤蔓植物，缠缠绵绵，攀附高大的树木，扶摇而上，直达树冠，顽强地生长。

秋日下的紫蓬山，叠翠流金，五彩斑斓。仙女湖畔竹青青，佛洞里黄叶飘零，野柿子沟枫叶红艳。绿是醉人的底色，黄是流动的浮金，红是喜庆的门联，黄绿红交融的色彩，绘成了秋天多姿多彩的画卷。一寸秋雨一寸秋。紫蓬山的秋天还在生长。

弦歌赓续 薪火相传

安徽合肥 戴健

教师节前后，有关部门提炼教育精神，请我做首席顾问。我本才疏学浅，愧不敢当，但想想今年恰逢走上讲台50年，尽管后来被调离教师岗位，但还时不时客串，并且研究方向是地方史，相对较熟，可以凑凑忙，在研讨中晓古知今，提高自己，也就勉为其难。

有文字记载的“合肥”，首见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“合肥受南北潮，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”。秦汉之交，合肥已是和曾经的楚都寿春并列的大城市，东西交换频仍，南北贸易丰盈。司马迁说的“输会”即转运商品集散地，没有文化、没有教育咋行，总不能往来皆白丁，还“结绳记事”吧？孔老夫子到合肥讲学，留下“地多一撮，书重百城”之掌故。项橐拆城让仲尼，也就有了撮城（撮镇）的地名。小儿郎强，则说明那时这一带就人文勃兴教育强。我曾做过进士方面的研究，统计出唐宋元明清历代合肥共有进士149人（含状元李群、杨真），另有武进士至少81人，是响当当的名列安徽前三的进士大县。

清季新学兴起，合肥和桐城、舒城于1902年同时办中学，开风气之先。合肥名为“庐州中学堂”（今合肥一中），博物、格致（物理）、化学、外语等进入课堂。杨武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（今北师大），他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数论方面的博士，他的儿子杨振宁则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。其实，杨振宁硕士毕业和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都是教师。

合肥教育，薪火相传。文翁千里迢迢为蜀郡守，不仅教百姓栽桑育秧，还创办“石室精舍”，成为中国公学第一人、第一个公立学校校长。包拯在城内今县桥一带的香花墩开蒙，高中进士后兴学育人清正廉明，后人把香花墩移到包公祠，以为纪念。马背诗人刘铭传苦于幼时读书少，壮年返乡建刘老圩，特辟四面环水的读书岛，供儿孙专意课读。大书院、小书院、笔架山、大夫第等遗迹虽已不可寻，但老地名犹存，合肥人求知尚学精神代代相传。

合肥教育，弦歌赓续。合肥市南门小学始建于1897年。辛亥革命后，育才初小和城东、城西两等小学以及三育女中等于艰难竭蹶中办得风生水起，蜀山农林职业学校一度是合肥的最高学府。但侵略战争给教育带来难以名状的创伤，日机频繁空袭，庐州中学学生唐德刚、吴世珊、阙家冀（后来都是知名旅美学者）等芒鞋竹杖，“三千小儿女，结伴到湘西”，在绵延数百里的山沟里重续读书梦，高唱“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，明天是社会的栋梁！”

合肥教育，创新尤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这座省会城市有了第一所医学院、第一所工业大学、第一所农学院、第一所中医学院、第一所师范学院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，中国科技大学迁来合肥，全国第一所民办自费走读的合肥联大诞生……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下塘中学，使半农半读教改实践得以向全国推广；退休教师方立吾居家育英才，免费培养莘莘学子，被新华社和《光明日报》报道；合肥实验学校“一体化、特区式、未来型”教学模式，引发全国性关注；新时代各区县组建教育集团和名师工作室，教学相长，示范引领，百花争妍。

《庄子·秋水》篇谓：“孔子游于匡，宋人围之数匝，而弦歌不辍。”老夫子讲学意志之高远令人神往。抗战时期就肯定孔子诞辰日为中国教师节。教师是一项崇高的职业，担负着教育育人的重任，当在传承中发扬光大，在前行中奋勇争先。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。古庐州大地，千百年弦歌赓续，薪火相传。当下，万千园丁正以崭新的风貌辛勤耕耘，为蓓蕾绽放奉献光和热，如同陶渊明诗云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结庐施教，育秀朝阳，不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新时代熠熠发光的教育精神吗！

百味·生活

百味·季节

百味·教育